

范鹏 王福生 总主编

陇上学人文存

张文熊卷

甘肃人民出版社

陇上学人文存

张文熊 卷

张文熊 著 李敬国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陇上学人文存. 张文熊卷 / 范鹏, 王福生总主编 ; 张文熊著 ; 李敬国编选. — 兰州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226-05048-4

I. ①陇… II. ①范… ②王… ③张… ④李…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语言学—文集 IV. ①C53②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7334号

出 版 人: 王永生

责任编辑: 宋学娟

封面设计: 王林强

陇上学人文存·张文熊卷

范鹏 王福生 总主编

张文熊 著 李敬国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2.25 插页 7 字数 319 千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978-7-226-05048-4 定价: 60.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印厂联系)





《陇上学人文存》第一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陆 浩	刘伟平		
主 任：	励小捷	咸 辉		
副 主 任：	张建昌	张瑞民	范 鹏	
委 员：	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 炯	安文华	马廷旭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二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三运	刘伟平		
主 任：	连 辑	咸 辉		
副 主 任：	张建昌	张瑞民	范 鹏	
委 员：	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 炯	安文华	马廷旭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三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三运	刘伟平		
主 任：	连 辑	张广智		
副 主 任：	张建昌	范 鹏	马成洋	
委 员：	管钰年	吉西平	王福生	陈双梅
	朱智文	安文华	刘进军	马廷旭
	张亚杰	李树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王福生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四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三运	刘伟平		
主 任：	连 辑	夏红民		
副 主 任：	张建昌	范 鹏	高志凌	
委 员：	管钰年	吉西平	王福生	陈双梅
	朱智文	安文华	刘进军	马廷旭
	张亚杰	李树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王福生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五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三运	林 铎		
主 任：	梁言顺	夏红民		
副 主 任：	张建昌	范 鹏	彭鸿嘉	
委 员：	管钰年	王永生	王福生	朱智文
	安文华	马廷旭	王俊莲	张亚杰
	李树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王福生
副总主编：马廷旭

总 序



陇者甘肃，历史悠久，文化醇厚。陇上学人，或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学者，或外来而其学术成就多产于甘肃者。学人是学术活动的主体，就《陇上学人文存》（以下简称《文存》）的选编范围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存》精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甘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每人辑为一卷，或标时代之识，或为学问之精，或开风气之先，或补学科之白，均编者以为足以存当代而传后世之作。《文存》力求以此丛集荟萃的方式，全面立体地展示新中国为甘肃学术文化发展提供的良好环境和陇上学人不负新时期期望而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新贡献，也力求呈现陇上学人所接续的先秦以来颇具地域特色的学根文脉。

陇原乃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人文学脉悠远隆盛，纯朴百姓崇文达理，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学术土壤积久而沃，在科学文化特别是人文学术领域的探索可远溯至伏羲时代，大地湾文化遗存、举世无双的甘肃彩陶、陇东早期周文化对农耕文明的贡献、秦先祖扫六合以统一中国，奠定了甘肃在中国文化史上始源性和奠基性的重要地位；汉唐盛世，甘肃作为中西交通的要道，内承中华主体文化熏陶，外接经中亚而来的异域文明，风云际会，相摩相荡，得天独厚而人才辈出，学术思想繁荣发达，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甘肃相对于逐渐开放的东南沿海而言成为偏远之地，反而少受战乱影响，学术得以继续繁荣。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



后方，接纳了不少内地著名学府和学者，使陇上学术空前活跃。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为国家民族的新生而欢欣鼓舞，全力投入到祖国新的学术事业之中，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众多知名专家，在历史、文献、文学、民族、考古、美学、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均居全国前列，影响广泛而深远。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几次对当代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争鸣，不仅都有甘肃学者的声音，而且在美学三大学派（客观派、主观派、关系派）、史学“五朵金花”（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点研究的历史分期、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等五个方面的重点问题）等领域，陇上学人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学者更是如鱼得水，继承并发扬了关陇学人既注重学理求索又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甘肃学者新的风范。宋代西北学者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中华学人贯通古今、一脉相承的文化使命，其本质正是发源于陇原的《易》之生生不已的刚健精神，《文存》乃此一精神在现代陇上得到了大力弘扬与传承的最佳证明。

《文存》启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在选择入编对象时，我们首先注重了两个代表性：一是代表性的学者，二是代表性的成果，欲以此构成一部个案式的甘肃当代学术史，亦以此传先贤学术命脉，为后进立治学标杆。此议为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首倡，随之得到政界主要领导、学界精英与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与政府大力支持，此宏愿因此而得以付诸实施。

为保证选编的权威性，编委会专门成立了由十几位省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名学者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研讨、发放推荐表格和学术机构、个人举荐等多种方式确定入选者。为使读者对作者的学术成就、治学特色和重要贡献有比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在出版社选配业务精良的责任编辑的同时，编委会为每一卷配备了一位学术编辑，负责选编并撰写前言。由于我院已经完成《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古代至1990年卷，1990至

2000年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文存》的选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基本依据,加之同行专家对这一时期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使《文存》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同期内甘肃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

我们的愿望是坚持十年,《文存》年出十卷,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达至百卷规模。若经努力此百卷终能完整问世,则从1949至2009年六十年间陇上学人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献身学术、追求真理的轨迹和脉络或可大体清晰。如此长卷宏图实为新中国六十年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全部成果的一个缩影,亦为此期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业绩的一次全面检阅,堪作后辈学者学习先贤的范本,是陇上学人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厚礼。此一理想若能实现,百卷巨著蔚为大观,《文存》和它所承载的学术精神必可存于当代,传之后世,陇上学人和学术亦可因此而无愧于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并有所报于生养我们的淳厚故土。

因我们眼界和学术水平的局限,选编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未曾意料的问题,我们衷心期望读者能够及时教正,以使《文存》的后续选编工作日臻完善。

是为序。

2009年12月26日

编选前言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主持编写的大型学术文献丛书《陇上学人文存》，拟编选《张文熊卷》，将编选张文熊先生学术成果和撰写编选前言的工作委托于我。这项工作意义重大，对我来说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张文熊先生是我的恩师，在学业、学术研究方面，给我的帮助和影响最大。我追随先生三十多年，可以算是对先生的日常生活和教学科研都比较了解的学生。我在1993年写过介绍先生的文章，当时先生看后表示认可。文学院老院长赵逵夫教授非常关心《陇上学人文存》的编选工作，支持我承担此项任务，并在编选内容安排方面提出很好的建议。是这些条件和因素，让我接受并开始做起了这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先生一生潜心研究汉语中的逻辑问题，并取得了在学界有巨大影响的学术成就。但是，由于逻辑科学在中国还不是很普及，故而即便是先生周围的同事，对先生的了解也未必很多。为了让更多的人较好地理解先生的学术思想，特别是认识先生学术研究成果的价值，我想做好编选工作，并写好这篇编选前言应该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果真能达到此目的，我会感到欣慰和无比荣幸的。

张文熊先生，字公望，北京市房山区人，原籍亦曾隶属河北省良乡县，因此先生也常说自己是河北人。出生在1919年4月15日。记得先生与同庚的李鼎文先生曾开玩笑，戏言两人分属不同时代，说自



己属于旧民主主义时代,李先生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李先生诞辰在五四运动之后故耳。两位老先生嘿嘿笑声至今耳畔犹存。先生 1944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 8 月起继续在北师大研究院国学部学习两年,受业于著名训诂学家陆宗达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几年时间里,先生曾执教于北京市汇文中学。1951 年,应聘来到西北师院中文系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主讲过现代汉语、逻辑学、古文选读、古代汉语、训诂学、语言学理论等课程,在教学研究的田地里,呕心沥血滋兰树蕙,为陇原大地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先生在学界的影响主要是在自然语言逻辑学研究方面。自 1979 年至 1987 年,先生被选为中国逻辑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此后直至 2010 年离世,一直担任中国逻辑学会顾问之职。先生还出任过中国逻辑与语言研究会副会长,并担任学会的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的逻辑学会是先生组织创建的,曾任数届会长,退休后长期任名誉会长。

先生学业之根源应该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训诂学。先生为什么能在逻辑学领域获得殊荣呢?起自训诂,止于逻辑,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合情理的地方。如果结合先生的实际情况,梳理先生学术思想发展之脉络,甚至还可以得出其根源与其结果存在必然之联系的结论。

先生在北京汇文中学执教期间,与一位居住汇文学校,既给北大、北师大上课,也兼任汇文中学语文课的先生私交甚好,这位先生就是后来中国著名的美学家、郑州大学教授李戏鱼先生。李先生比先生年长十七岁,学问方面是先生的良师益友。李戏鱼先生又曾给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做过助手(宗璞在散文集《铁箫人语》的一篇《心的嘱托》中称李先生是“父亲(即冯友兰)在清华任教时的老助手”),与“冯先生办公桌对坐九年”(见 2014 年 07 月 04 日河南省《大河报》载

李趁有《戏鱼先生琐记》)。因为有李戏鱼先生的关系,张先生与冯友兰先生也有过很多直接接触,(据先生的女儿张寿嫔师姐说,小时候她同先生去过冯先生家多次,对冯先生大碗吃面的印象极深,她至今还与冯先生的女儿宗璞有联系)。学术研究上面受冯先生的影响不难想见。我听先生讲过,冯友兰先生和李戏鱼先生都说他有条件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古代逻辑史。如果先生真的依冯先生和李先生去做,专心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古代逻辑史的研究,著述一定会比今日更丰。先生一生在哲学——语言学——逻辑学三个领域耕耘,天资不可谓不聪颖,用力不可谓不勤苦,可从三个极高的理论视角之下形成一个像样的学术成果,其难度非同小可。张先生的夫人褚师母就告诉过我,没见过比先生做文章更难的事了。由师母的话中可以想象得出,先生做文章投入的精力有多么大,态度又是怎样的一丝不苟。学术研究的范围越宽越深,精力付出也必然随之成倍增加,这是一般的规律。早年的环境,奠定了先生学术发展的基础。

先生一部分重要的学术成果是在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古代逻辑史的研究范畴之中的。例如《儒家学说要指》《道家学说要指》《论孔子的正名学说》《再论孔子正名学说》《先秦时期“忠孝”之“忠”的名与实》和《吊诡——悖论?》等篇论文,就都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的优秀成果。不过阅读全篇又不难发现,先生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古代逻辑史的研究,都是以训诂学的方式入手研究,着眼于古代文献词语的使用、概念的变化,依确凿之证据,通过严谨考证,得出不容辩驳之结论的。这些文章,都有谨言而慎行的特点,对所讨论的问题,无一不畅所欲言,且显精微细腻之风格。反复研读,心存疑惑必焕然而冰释。下面我把先生文章中的关键内容提出来一些,并试做适当的解读,以证明我上述所言之非妄。

《儒家学说要指》是先生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发表的论文。先生



把儒家学说的主要之点概括为八个字：“仁义为体，礼乐为用。”“仁”即“爱人之心”，“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义”就是事之宜。办事办得合宜，办得适当便算是‘义’。‘义’是给‘仁’帮忙的，是把‘爱人之心’，加以合理地节制，使爱有‘分别’，有‘差等’。”“‘礼’者‘理’也。”强调“一切个别具体的德目，如：忠、孝、悌等等，全是本于仁义的精神，而用礼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先生最后讲到“乐”，认为“不管是音乐，是舞蹈，还是诗歌，总而言之，全是艺术。艺术可以激发人的感情，使人的感情更充实、更丰富。可以使礼的形式，不至于变为空洞，也就是不至于流为虚伪”。先生特别称赞“乐”的积极作用，并指出“汉以后的儒者，多半偏重礼而轻看乐，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而儒教在中国所以发生许多毛病，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细读全文，儒家思想为何源远流长而经久不衰，又为什么一直有后来人的诟病甚至无情鞭挞，似乎从中就可以得到不小的启发。儒家思想体系的出现反映着中国逻辑思想的建立，先生对儒家学说的阐释，也表现出先生对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古代逻辑史的独到见解。

《道家学说要指》也是先生早在40年代发表的论文，把道家学说也分为体和用两个方面进行解释。先生说道家“是以道德、自然为体，无为、无名为用”。指出“道”和“德”都属于“自然”。就具体内容来说，“宇宙人生一切变化的总原理我们称之为道，也就是所谓自然之道。这种自然之道，反映在各个事物之中，就叫做‘德’”。而“自然”的概念则在于它具有“自己如此”和“不可改变”的两个性质。先生称它们是道家“思想的本体，也就是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先生说所谓“用”就是把这种纯粹的理论“想法子应用到实际的生活之中”。作为实际生活中的“无为”，简单说来，就是不违“自然”，“不强物以不能”；还要“各守本位，好好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对于自己本分以外的事情不要多管”，即“不求分外”；一切都要顺其自然，做